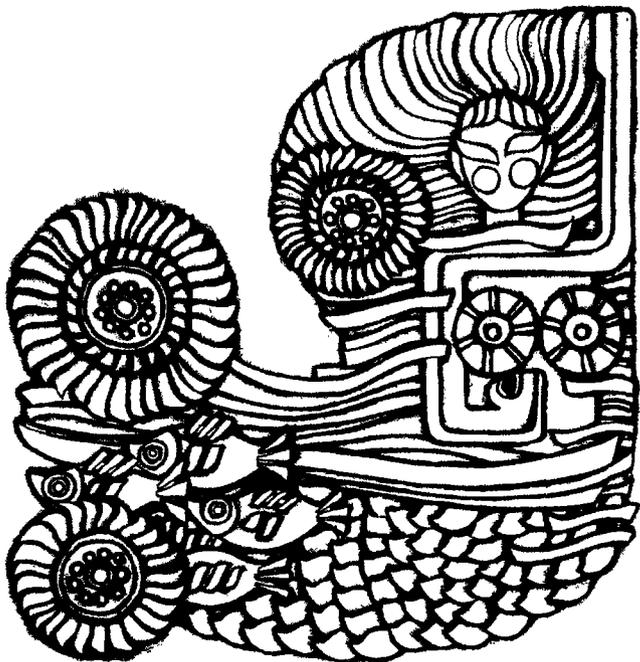




曾 | 有 | 凤 | 凰 | 琴

● 史 蕾



我不知道自己选择了做老师，是否与那把凤凰琴有着某种关联。

今天学琴的孩子大都已经不知道这种琴了，这怪不得他们。古筝的琴弦能为我们讲述千古知音的故事；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曲调使我们谁也忘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蝶的情形；而钢琴黑白分明的琴键则给我们留下了难解的贝多芬之谜……那凤凰琴呢，却什么也没有。

它太普通了，普通得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它忘却了。可我的确学过弹拨这种琴，尽管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记忆当中的凤凰琴是苹果绿的，琴身，有琴弦，还有琴键，那琴键似乎是五颜六色的。我现在想来，钢琴只有键，古筝只有弦，而凤凰琴却有键又有弦，仿佛应该是挺难学的。至于这种琴是如何进入外婆家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那时念幼儿园，住在外婆家。那时的我很顽皮，不爱上幼儿园。但是我喜欢表演节目，我喜欢听小朋友的掌声。现在人们都说要保护孩子的这种天性，可那时我却被深深伤害了。

那一年的元旦，幼儿园里要举办新年联欢会。每个班都要挑几个小朋友去表演节目。我被选上了，我多么兴奋啊！可是因为兴奋过度，我的动作总比别人快半拍。老师怎么也不能纠正我的这一致命错误。于是老师将我换下了，并且对外婆说：“这孩子没有音乐细胞。”也许当时老师真的很生气，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该这样伤了一个孩子的心啊。我记得泪水在我眼里打转，但我没让它流下来，我昂起头大声叫道：“我要学琴！”因为弹琴从来都是老师的事，我们孩子是没份的。

后来，外婆真的捧出了一把琴，但不是老师的风琴，而是那苹果绿的凤凰琴。我记不清是母亲，是舅舅，或是别的人来教我学琴了，但是几天以后，我已经能奏出《两只老虎》的曲调了。我兴奋异常。

我将凤凰琴抱到幼儿园去了。可是，老师竟然将我的琴弦拆下一根装在另一个小孩的不知什么琴上去了。她是老师，对于她的行为，我能抗议吗？我不敢，我才五岁啊！更可恶的是，没有将琴弦还给我。几天以前她说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一气之下将那把凤凰琴摔在地上。看着散落一地的琴键，我的眼泪终于不听话地流了下来。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示我心中的不满，我只有摔坏那把足以证明我的音乐细胞并不少一个的凤凰琴……

多年以后，我看了一部叫《凤凰琴》的电影。记忆深处的那把凤凰琴又一次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那场电影看得我情到深处不禁泪落两行。我依稀地感到，只有像电影里的老师那样，才配得上听凤凰琴曲。我觉得当时砸坏了那琴是多么不值得，可是后悔也迟了。

今天我站在三尺讲台边，的确与凤凰琴有着某种关联。

我想告诉孩子们，为一件不值得记怀的事去损坏自己的心爱，为一个不值得在乎的人去伤自己的心灵，都没有必要。即使别人统统都看不起你了，自己也要看得起自己。

我更想做一名好老师，去保护孩子们稚嫩纯真的心不受伤害。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肖邦、李斯特的，但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心声演奏动听的凤凰琴曲，我更懂得倾听。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第十三中学）

责任编辑 龙建刚



师道

二〇〇二年第九期